

乾隆休妻（民国）陈莲痕着

- 一、抱不平评论积习
- 二、意相左帝后反目
- 三、体仁宫猝然惊艳
- 四、承恩泽玉妃专宠
- 五、因嫉忌后妃交谪
- 六、逞才华奏参宠姬
- 七、结深怨卧薪尝胆
- 八、布迷阵瘟生入彀
- 九、施暴力豪仆出丑
- 十、闹妓院忽来圣旨
- 十一、进忠谏五台进香
- 十二、羨繁华江南汗漫
- 十三、进艳姬舟中消魂
- 十四、尽愚忠深夜草疏
- 十五、感激刺孤注一掷
- 十六、进忠言贤后受侮
- 十七、言逆耳怒贬贤后
- 十八、遭险难祸生不测
- 十九、悲身世贤后落发
- 二十、建庵观千里募资
- 二十一、谈禅机话中有因
- 二十二、重遭难冤家路狭
- 二十三、救贤后名妓仗义
- 二十四、念旧情天良发现
- 二十五、信谗言暗施毒计
- 二十六、惨遭劫骨化灰烬
- 一、抱不平评论积习

话说我们中国向来的习惯，女子犯了七出的罪名，他的丈夫便可把她休掉。其实这种七出的罪名，并不是确实根据尘律而成立的，因为我们中国的风俗，是夫权极重的。女子在这夫权极重的时代，给她丈夫的威权压制着，简直毫无自由可言了。

所以女子犯了七出的罪名，丈夫可以用七出的名义去休她，可以不认这个女子做老婆。但是反过来讲，男子假使有了不规的行为，无论犯了七出八出

，甚而至于一千出一万出，女子却不能不认这个男子做丈夫。这样很不平等的情形，实在是很不合理的，因为男子固然是个人，女子也是个人，怎么男子有这种不讲公理的大大威权，那女子非但没有威权，便连她的幸福都给男子剥夺的干干净净？唉！人生不幸为女子身，说起来真是可怜啊！

况且女子有七出的话，说的也不很明了。即使女子并没有可出的行为，男子也不妨东扯西拉，硬牵到七出的话上去，所谓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词。这样说来，那女子非但幸福都给男子的威权剥夺了，便连她的生命也在男子的掌握之中，那么，女子实在是很不安全的了。不过这种休妻的行为，也不是男子方面光荣的事情，所以上中等之家，对于女子虽也使了威权来压制他，但是七出八出的话，却不是常常挂在嘴边的。然而天下之大，女子不幸给丈夫休掉，也决不在少数。不用说旁的，身为皇帝，何等尊严，尚且不顾颜面，把皇后休掉，我们翻开历史来看，从古到现在，不知有多少起了。可见得生为女子，无论生在皇帝家，或是平民家，都是一样可怜的。在下现在写一段皇帝休妻的事情，给列位看官茶余酒后消遣消遣，或许看到中间，要说皇帝无情，替可怜的皇后同掬伤心之泪哩。闲话少叙。

且说在下所写这段皇帝休妻的事情，也是前清时代的秘史。书中主要人物，当然是皇帝与皇后两个人。那皇帝是谁？

便是雍正皇帝的第四个儿子，大名鼎鼎的乾隆皇帝；那皇后是谁呢？便是禁卫军领侍卫内大臣富恒的女儿富察后。原来乾隆皇帝没有即位的时候，还是个太子，雍正皇帝便给她配上了富恒的女儿富察后，后来雍正死了，乾隆皇帝继承了皇位，便把富察后立为皇后。那富后是很聪明很有才干的人，不过容貌差些，乾隆皇帝因为富察后很有能耐，便有些怕她。早年时候，他们两人虽不见得如胶似漆，却也相安无事。等到中年时候，天下都很太平，藩属有叛逆不奉朝命的地方，大兵所至，群丑倒戈，于是疆土一天大似一天，武功震赫，四夷宾服，国内又是米贱薪廉，民乐其业。一般善于逢迎的臣僚利用这个机会，大施他们做官的秘诀。今天上奏，明天上表，说的话无非是谀颂升平，一唱百和，官职不论大小，都是争先恐后的上奏章。

看官请想，甜蜜蜜的谀颂话，谁不愿意听呢？况且这时候，乾隆皇帝也自以为功高望重，非但前清开国所仅见，即前代兴邦建业的皇帝，也不见得个个胜他。所以见到一般臣僚谀颂的奏章，益发的乐不可支，于是渐渐的想到声色方面去，少不得有许多不顾廉耻的臣僚和一般宫监们，猜透乾隆皇帝的心理，出了许多主意，进了许多计划。那乾隆皇帝所没曾想到的事情，他们都给他摆布了。乾隆皇帝虽觉得非常称心适意，只是碍着富察后的耳目，还不敢明目张胆的干去。

二、意相左帝后反目

话说乾隆皇帝因为天下升平，听了满耳谀颂的话，很觉得非常得意，以为天下是没事了，便专在声色上用功夫。一般不要脸的臣僚宫监们，除了上奏章谀颂太平以外，又进了许多行乐游宴的方法。宫内花草木石鸟兽池岭，本来是现成有的，又有三宫六院无数的妃宾，能弹的弹，能唱的唱，有的是貌艳于花，有的是身轻如燕，帝皇家哪一件没有？要怎样便怎样。今天在这里，明天到那边，好不自在，好不快乐。不过乾隆皇帝恐怕富察后有什么不乐意，所以还不敢明目张胆，鬼鬼祟祟的干着，往往热闹之中，总有些顾虑，渐渐的胆子大了，政事也懒得办了。果然给富察后知道了，以为满盈招损，决不是好现象，便在乾隆面前，竭力的规劝。那乾隆皇帝原是很喜欢虚名的人，听了富察后的一番规劝，心中虽很不乐意，但是要顾全自己的虚名起见，只得唯唯诺诺的答允着。其实他这种答允，并非出于至诚，不过他恐怕为了规劝的事情，和富察后伤了和气，岂不惹人笑话？即使人家不敢说什么笑话，也恐怕人家背后议论他。他有这种客观的念头，纔能容忍富察后的规劝。

怎奈那富察后还不识好歹，成天的在乾隆皇帝面前唠叨，使得乾隆皇帝忍无可忍，不觉把从前容忍的心理，渐渐的变做厌恨起来。

大凡人类的交际，平常并没见什么好坏的，心中寻于那人虽有不乐意的地方，只要不发作出来，到也可以胡里胡涂的过去。假使有一天揭破了假面具，一顿发泄，那就糟不堪言了。

那富察后既是给乾隆皇帝厌恨着，便像放鞭炮似的引着那药线了。不过在这刚点着药线还没有引着火药的时候，虽然有些不乐观的现象，到还可以苟且旦夕，所以这时候乾隆皇帝虽很厌恨富察后，还不十分发作，任凭富察后成天在耳朵边唠唠叨叨，他只是置之不理。在他的心理，原想言之谆谆，听之藐藐，使得富察后知风识趣，也不必太认真，便将就些了。谁知那富察后为人，生性也有些古怪，偏是乾隆皇帝越不要听，她越说越起劲。看官们请想，古语说道：『话不投机半句多。』现在乾隆皇帝和富察后两人本来已是话不投机，越说越不投机，富察后却偏有千言万语，教那乾隆皇帝怎样能容忍呢？所以直到后来，乾隆皇帝忿怒的时候，那纔是好象放鞭炮引着火药了；放鞭炮引着了火药，劈劈拍拍，响声便不绝了。在下把他们两人这时候的感情，作一个第一次的小结束。便说这时候乃是他们两人失和的起点，将来因失和而口角，因口角而批颊，因批颊而足蹴，因足蹴而休掉，因休掉而富察后落发为尼。直到后来富察后气忿而死，乾隆皇帝非但没有念旧怜死之心，竟忍心害理，把一堆枯骨化成灰烬。在下现在姑且把正文暂时搁起，先把这段乾隆休妻的事情批评一下，作为正文的开常看官们请听着，乾隆皇帝原是个英明有为的帝皇，他的勋业

确还不错。不过他私德不修，对于德行上实在有些说不过去的。看他对待富察后的前后情形，真可以当得『忠言逆耳』、『无情无义』八个字。至于富察后虽然为忠进言，因忠获罪，似乎很是可怜，但他过于任性，也未免太不识趣。在下把这事交代明白，闲话就此剪断。下回便入正文。

三、体仁宫猝然惊艳

话说皇宫里面，妃嫔们本来是很多的，乾隆皇帝在宫里边尽日看花，东边玩耍，西边歇宿，也不管富察后唠叨，成天的和妃嫔们作乐取笑，到也觉得很安逸。光阴如箭，不觉日子好久了，乾隆皇帝玩得有些腻了。因为皇宫里面的许多妃嫔们，虽没有麻脸跛脚的丑娘子，但也并没有什么绝世旷代的佳人。

乾隆皇帝起初和他们玩耍，觉得都很合意，等到日子既久，纔觉着这般妃嫔们都不是绝色的人材，所以兴致渐渐的阑珊了。

有一天，正当暮春天气，乾隆皇帝在便殿上午睡醒来，正想往西苑那边去闲步一回，只见富察后站在御榻旁边。乾隆皇帝靠在御榻的龙柱上，明知富察后又有一篇不堪入耳唠叨话来压住他的清兴，所以他只作没曾看见。富察后见他醒了，又把眼睛闭着，仿佛又要睡着的模样，也明知这是她的假做作，一时等不耐烦，便上前启奏道：『陛下这几天敢是龙体乏了吗？』

照奴的意思，人生在世，固然不妨及时行乐，但是风流繁华，都是转眼一瞬罢了，有什么趣味可说？陛下还是安息龙体为要！』乾隆皇帝不待他说完，早便假作呼呼的一声，理也不理的睡了。富察后惹了一场没趣，只得悄悄的走了。

乾隆皇帝等富察后走了以后，也便离了御榻，携着两个小宫监，直到体仁宫来。原来那体仁宫的妃子名唤云娇，所以便名云妃，生得到也不错，可算得皇吕内首屈一指，因此很得乾隆皇帝的怜爱。这天乾隆皇帝在云妃那边用了晚膳，教宫女们吹吹弹弹，作乐了半宵，正待和云妃解衣安歇，忽然见着一名宫女，手携着一个绛纱灯站在寝宫外边。乾隆皇帝无意中接触在眼帘中间，觉得那宫女桃腮柳眉，樱口蕙手，生得很是俊俏，并且身段虽不纤瘦，温润却和美玉琢成一般。乾隆皇帝既把那宫女看个明白，怎肯把机会失掉，便传旨唤入相见。早有宫监们一声吆喝，那宫女慌忙进入，跪在乾隆皇帝面前。云妃先开口问道：『你不是景明宫的宫婢美玉吗？来此何干？好端端见过万岁再说。』那宫女初次见驾，慌得话也说不出，依然跪倒尘埃，头都不敢抬起来。乾隆皇帝见那宫女实在可爱，便不管云妃在旁，一手搀了起来，说道：『你名唤美玉，固然是名副其实，但既有这样人材，怎么朕向未见过呢？』美玉低着粉颈，曼声启奏道：『婢子是伏侍景明宫福妃的，因为万岁爷只到过景明宫两回，那时婢子奉了福妃的命，来此请云妃去谈话，不知万岁驾适在此，婢子卤莽

，理应万死。』说着又跪了下去。

一篇莺啼燕语般的清声柔语，直乐得乾隆皇帝手舞足蹈，便和云妃说道：『景明宫有这样人才，朕几乎把她错过。尚幸天缘巧合，今晚在此相见，朕实欣幸得很。朕向以为六千粉黛，除了卿卿以外，直无可瞩目的了，谁知十步之内，必有芳草，朕得此女，加上卿卿，可谓美具难并了。朕今想把她封为妃子，便名为玉妃，位在卿卿的次，卿卿的意思怎样？』云妃听了，知道是对头来了，心里当然非常不乐意，但怕乾隆皇帝怪恼了自己，又想事已至此，也决不是自己能够摆而脱的，便乘此机会，落得双方做了个人情，遂道：『美玉妹妹，确是奴的良友，似奴贱质陋容，何及美玉妹妹的万中之一！万岁英明擢拔，奴实愉悦得很。』乾隆皇帝见云妃并无妒忌之心，很是快乐，果然把美玉封做玉妃，安置在昭清宫内，等明天宴贺。玉妃喜不自胜，谢恩而退。乾隆皇帝当晚便在云妃那边安歇。

四、承恩泽玉妃专宠

话说乾隆皇帝在体仁宫内见着景明宫的宫婢美玉，惊为绝代佳人，封做玉妃，安置在昭清宫内，当晚仍和体仁宫的云妃歇宿。一宿无话，次日早起，上朝议政完毕，回到宫来，便在昭清宫内安排御宴。早有各宫妃嫔，齐来给玉妃贺喜，又有一般宫女们歌舞吹弹，好生热闹，直到夜半纔止。乾隆皇帝便和玉妃定情，那玉妃生性很是机诈，又会谄媚，一宵恩爱，已把乾隆皇帝迷恋得死心塌地，枕度这事，不必细表。春宵苦短，不觉天光破晓，红日满帟，梳洗纔罢，乾隆皇帝传旨颁赏许多珍品给玉妃收受。一般妃嫔宫女和宫监们，都知道玉妃是新承恩宠的妃子，以为结欢玉妃，便可在乾隆皇帝面前说些好话，所以大家都是争先恐后来趋奉玉妃。一朝青云得路，好不得意，只是苦了云妃，恼了富察后。

原来乾隆皇帝自从得着玉妃以后，把云妃冷落的置之脑后，云妃自己越想越气，无可奈何，也只得放宽肚皮，听他们的便了。惟有那富察后虽是个聪明的人，但是她偏不知趣，此番知道乾隆皇帝得了玉妃，以为又可藉题发挥，进些忠谏了。

恰巧那天清早，乾隆皇帝退朝回宫，刚进宫门，早有玉妃候着。

劈面又来了富察后，玉妃因为她是皇后，便上前行礼。富察后却大模大样，理也不理，只管向乾隆皇帝唠叨的说道：『陛下新得宠妃，想必很是快乐，惟望为国珍重。』乾隆皇帝素知富察后喜欢多说话的，便搭讪着走了。玉妃明知富察后悻悻然满面醋意，她原是很伶俐的，所以让乾隆皇帝自去，自己却依然站在那里。富察后见乾隆皇帝走了，心中有些气忿不过，便想在玉妃身上发作，说道：『皇上向来是勤政廉俭，宵衣旰食，自从有了你们，纔荒怠起来

。我备位正宫，为遵守祖宗家法起见，原应该惩戒你们的。』玉妃不待她说完，含着笑脸说道：『娘娘所说的话未免有些不合，婢子蒙皇上天恩提拔的，不是婢子自请皇上到来的。皇上本极勤政廉俭，宵衣旰食，婢子不知怎样纔是荒怠？倘因为皇上提拔了婢子，便说是荒怠，那是很错怪皇上的。婢子固是下愚，不足各位妃嫔，但是堂堂天子，便多置几个妃子，也未必遂说是荒怠哩！不用说旁，平民人家，尚且有三妻四妾，难道贵为天子，应该生平不二色的吗？』这一场话，说得富察后闭口无言。

原来富察后的聪明，敌不过玉妃的伶俐，因为富察后的聪明才干，不过是认识几个字，不似那玉妃口若悬河，能够把无理说出有理的来得利害。富察后又惹了一场没趣，正待老羞成怒，和她见个高低，忽然念头一转，心想自己是出身贵阀，不比她是下贱升上来的，何必和她争此闲气？所以忍了一肚子的闷气，也就不和玉妃计较，竟自走了。玉妃见富察后这般模样，以为富察后是好惹的，到反自己得意起来，于是一天骄傲一天，扬扬自得，觉得自己是皇帝身边第一个得宠的红人，谁也不能得罪她的，皇后都要让她几分。她从此在宫内大模大样，自得其乐。乾隆皇帝虽是爱她的了不得，只因她得寸进尺，仗势欺人，心中也有些不以为然，不过究竟是爱她。所以处处优容。

那玉妃深得乾隆皇帝的怜爱，益发的骄傲放肆起来，把皇后都不放在心上，怎讲许多妃嫔？因此人人不见得好。但是妃嫔们想结欢于她，凭她怎样骄傲，也只得领受的。惟有富察后是皇后的身份，当然不肯给她压倒，反去仰她的鼻息。玉妃也以为在宫中所向无敌，只有皇后是她的对手，处处寻嫌找隙，势成冰炭。

五、因嫉忌后妃交谪

话说玉妃恃宠而骄，非但许多妃嫔们都去仰他的鼻息，几乎连富察后都不放在眼里，富察后见她这般骄傲的模样，心中当然不很乐意，因此两人遂成不两立之势了。那天乾隆皇帝正在太和殿和大臣们商议国政，因为事情重大，退朝遂晚了些。

富察后趁此机会，便到昭清宫来，想借个题目，训诫玉妃几句，出出自己的闷气。

原来玉妃和乾隆皇帝，平日成天的玩在一处，富察后早想寻些嫌隙，苦于碍了乾隆皇帝的耳目，所以一直忍着闷气，迁延下来。现在有这么机会，怎肯错过，三脚两步，到了昭清宫中，劈面便正色对了玉妃说道：『你虽蒙皇上恩幸，擢为宠妃，只是名份攸关，究竟是个妃嫔。况且你年岁又轻，事情或不很明了，总应该时时留意些。倘是恃宠而骄，那么，我为恪守祖宗家法起见，顾不得你什么颜面了。』玉妃听着，满面自矜的答道：『婢子自蒙皇上恩幸以来

，旁人到也没说什么，惟有娘娘总是，和婢子过不去，婢子，原是个妃嫔罢了，怎敢和娘娘并列？娘娘说婢子要时时留意些，婢子不敏，不知道应该留意些什么？婢子年岁固轻，事情也不明了，惟独娘娘的心理，婢子却敢说猜到七八分的。』富察后见她依然强颜斗嘴地说了一大篇，忍不住厉声叱道：『你说猜到我七八分的心理，究竟我的心理是怎样？』玉妃听了，微微的冷笑了笑，将理不理的说首：『娘娘休恼，且也不要误会，皇上在婢子这里，也和娘娘那边一样的。』说着，又接二连三的冷笑起来。富察后见她说话带着讥讽，益发的不成话了，便叱道：『你这不要脸的东西，敢说这种话来搪塞我吗？老实和你说，你不配和我斗嘴，你要和我斗嘴，你便以下犯上，论罪是不可恕的，你切莫以为有了皇上的恩幸，便不识好歹。你必须记着，我是掌握宫中的，你倘再无理胡为，我可以传命把你问罪，便是你的生命也都在我的掌握之中哩。』玉妃听了这一篇话，知道富察后此番动了真火，她何等伶俐，早便趁风收蓬，悄悄的无言了。富察后见她并不答话，也只得走了出来。

玉妃等富察后走了以后，觉得刚纔受了一番训斥，闷在肚子里实在有些难受。并且碍着宫女宫监们在旁边，未免有些面子卸不下来，一个人只在打算报仇的方法。恰巧乾隆皇帝退朝回来，她纔见乾隆皇帝跨进她的宫门，亏她会做作，眼眶中早就拼出一副急泪，扑落落的洒了满腮。乾隆皇帝见此模样，一时摸不着头脑，低声问道：『敢是你受了旁人的欺侮吗？谁大胆敢来欺侮你，你快说明，朕可给你做主。』玉妃见乾隆皇帝待她很是殷勤，心想：『一不做二不休，落得乘机报仇。』

』便眼泪汪汪的对着乾隆皇帝看了一眼，依旧低着头，呜呜咽咽的哭个不了，越哭越伤心，格外的哭得起劲了。乾隆皇帝也是聪明的人，心便料到必是富察后或许和她有过不去的地方，便说道：『敢是今天，皇后到过这里吗？』玉妃听着，知道乾隆皇帝已点到本题，便顺水推舟放声大哭。乾隆皇帝见她哭得非常凄惨，以为定是伤心到极点，也就不再问她，却拖过一个小宫女来，盘问详细情形。那小宫女原是玉妃的心腹，到也是个会说话的，便把富察后训斥的话，照样的说了一遍，还加上些资料，说得活龙活现，把玉妃对富察后说的话，却避重就轻的略说了几句。乾隆皇帝听了小宫女的话，又见着玉妃可怜的模样，当然很怪富察后的不是，便慰着玉妃道：『你今天吃亏了，朕自有主张的。』玉妃见计已成，也便止住眼泪，静待出她的闷气。

六、逞才华奏参宠姬

话说玉妃给富察后训斥了一番，哭诉在乾隆皇帝面前，乾隆皇帝见他哭得很是凄惨，又因素知富察后脾气，所以很怪富察后的不是。心中早定了主意，安慰过玉妃，出得昭清宫，闲步到了养心殿。在殿内随意抽看了几页古书

，正想打发小宫监到中宫去请富察后来殿相见。那富察后本想把这事对乾隆皇帝说明，所以小宫监还没曾动脚，富察后已是跑进殿来。乾隆皇帝见着富察后，也不待富察后说话，劈面便问道：『皇后身体可曾劳乏吗？』何必时常动那脾气呢？』富察后听着，觉得乾隆皇帝的口气，有些回护玉妃，便气忿忿的说道：『皇上此言，莫非为那不要脸的玉妃说着吗？自从玉妃得幸以来，处处要高出奴的上面，宫中的事情，真是糟不堪言，皇上英明，理应惩戒惩戒她纔是！』乾隆皇帝听了，很不乐意的说道：『皇后总是这样的脾气，气量也何必这样狭小？朕看那玉妃，到未必怎样的想高出皇后的上面，皇后却时常闹脾气去压制朕了！』说着也不去理会富察后，尽管看他的书。富察后又惹了一场没趣，嘴里边咕噜了半天，见乾隆皇帝懒洋洋也不理，只得回到宫中。

究竟他是读书明理的人，心想玉妃处处骄傲，皇上也有些知道的，此番和玉妃斗嘴，自己并没有错怪玉妃的地方，现在皇上回护玉妃，这必是皇上听了玉妃的谗言，先入为主，所以偏重玉妃方面。又想自己去当面给乾隆皇帝剖白一下，只怕他耳朵听也不听。富察后想了好久，以为口说不如笔述，仗着她的满腹才华，动起笔墨，不多时早已成就一长篇奏状，把玉妃进幸以后骄傲的情形和自己斗嘴的情形，说得详详细细。那篇奏状，唤了一名小宫监捧往养心殿。

乾隆皇帝这时本想要到昭清宫去和玉妃厮混，见着富察后的奏状，只得坐下观看。在乾隆皇帝的心理，对于富察后的感情，本来是不好的，但是对于玉妃虽很怜爱，也有些嫌她太形骄傲，刚纔富察后唠叨了一篇话，乾隆皇帝实在是厌听他，此番富察后写了一长篇奏状来，乾隆皇帝却从头至尾的看了一遍，到觉得富察后说的话都不是凭空臆造的；又想起玉妃确实骄傲得很，于是对于这件他们斗嘴的事情，把回护玉妃的偏见，无形中减少了许多，这也算得富察后笔下的能耐。

且说乾隆皇帝看完那富察后写来的一长篇奏状以后，心里边有些责怪玉妃骄傲的意思，自己却依旧踱到昭清宫来。这时天色已晚，光禄寺早已安排御膳，乾隆皇帝便顺手去拖玉妃同桌共享酒宴。不料那玉妃仗着恩宠，仍复做假势的不肯过来。

乾隆皇帝等不耐烦，未免有些着恼。玉妃初不知富察后有奏状上去，所以不觉得乾隆皇帝对于自己也有责怪的意思。等了半晌，乾隆皇帝用膳完毕，见玉妃还是有气没气的坐在那边，这时乾隆皇帝喝了几杯酒有些醉意，便对玉妃道：『人贵知足，也不可太使人难堪。皇后脾气固是不好，但你也未免太骄傲了。』

玉妃听着，以为乾隆皇帝，忽然改了口气，必定有人搬弄是非的。但转

过来一想，自己不妨再拼一副热泪，把乾隆皇帝的心热了回来，所以依旧呜呜咽咽的哭着，一声都不响，凭那乾隆皇帝千唤万呼，总是哭着不理。这时乾隆皇帝酒性大发，不觉着恼起来，说道：『朕擢你于下贱之中，偏你不知自足，骄傲无礼，皇后所说的话虽未必可信，但朕看了现在的情景，实在也不是向壁虚造的。你既是这样任性，朕当削你妃位，惩你无礼之罪！』玉妃无意中忽听此言，不觉大惧。

七、结深怨卧薪尝胆

话说乾隆皇帝因为玉妃实在骄傲的非常，酒后发怒，训斥了玉妃一番，并且要把玉妃的妃位削去，这也可算得自幸玉妃以来破题儿第一遭，所以玉妃出于不意，料不到自己是久承恩宠的人，给皇上忽然这样对付的，心中遂非常恐慌。亏她是很伶俐的人，急中生智，肚子里早就安排了妙计，便慌忙跪在乾隆皇帝的膝前，哀告道：『万岁爷请暂息雷霆之怒，婢子并非无礼忤旨，实因今天胸腹不舒，饮食统都不进，决不是和皇后娘娘有什么失和的成见。婢子蒙天恩高厚，宠列妃嫔，虽粉身粹骨，难报万岁隆恩之万一，怎敢骄傲无礼，上犯圣心？万岁爷因一时误会，要削婢子位号，婢子自恩获罪圣君，不如一死以谢万岁，更没有颜面偷生在世的了。』说着盈盈下拜，叩了几个头，眼眶中又是不住的淌下泪来。果然百炼钢化绕指柔，乾隆皇帝的满肚子无名之火，给玉妃的眼泪柔声，好象经了催眠术似的，化成烟消云散，反觉得自己出言卤莽，着实安慰了玉妃几句，一场风波，遂告结束。只是玉妃心中终不能释然，偏要探听怎么乾隆皇帝忽然动起火来。早有宫女宫监们报上信来，玉妃纔知道富察后在养心殿上奏的事情，便咬牙切齿地恨道：『我和你誓不两立，你既然暗箭害我，我将来终有报仇的一天。』从此以后，玉妃把这件事情牢记在心里，专待有机会，作弄富察后不提。但是玉妃经了乾隆皇帝一番训斥以后，到减轻了她许多骄傲之气，比着从前却温和起来。富察后因为她不像从前的骄傲，以为她自己训斥的效力，却不知道玉妃是卧薪尝胆之计哩。

且说乾隆皇帝自从训斥玉妃以后，觉得玉妃也未能深合自己的意思，富察后又是成天的在她耳朵中唠叨，宫内也并没有十分出色的人才，所以又觉得烦闷起来。成天到晚懒洋洋的闷着，好生没趣，便在养心殿中看书消遣。无意中在书架上面抽得一本唐人所撰的《教坊记》，心想当时教坊里面有这许多娇娃艳姬，难道现在京城内许多窑子便没有一个可取的吗？他想到这里，心中便安排着主意，立刻唤进几个心腹小宫监，吩咐等到天色傍晚，大家都换了民间衣服，出城到窑子中去消遣，另传旨旁的宫监，教他们不许声张。好在这几天乾隆皇帝也不常留宿昭清宫，所以玉妃以为他宿在旁的妃嫔处了，旁的妃嫔又以为他宿在玉妃处了，便连富察后也不理会他的宿处。

乾隆皇帝安排妥当，等到晚晌，果然携着三名小宫监，悄悄出得宫门，四人乔装作客商的模样，来到正阳门大街。只见市肆林立，车马喧闹，究竟是京城地面，百货齐集。他们四人信步行来，转变抹角，绕进一条横胡同，唤作胭脂胡同。果然名副其实，里边都是些窑子。他们既是进了胡同，乾隆皇帝抢步上前，跨进一家大门，三名宫监也便跟了进去。早有窑子里的伙计招待，引入空房，挑定姑娘，茶果点心陆续的献上，少不得谈笑戏谑。他们四人本来是朋友称呼，所以窑子里的人，都不觉得天颜咫尺。乾隆皇帝初历花丛，览得民间女子，别有风味，顿时乐不可支。歇了一会，离了这家，又到那家，足足玩了一宵，直到东方发白，天光渐亮，纔回进宫来。从此以后，乾隆皇帝每到天晚，便换了衣服，出城闲逛。日子既久，城内城外的路径都已熟悉了，便单身出宫，并不携着宫监，到也散荡得很。那京城内的有名妓女，乾隆皇帝差不多都见识过了，因此把宫内的妃嫔们，益发的不放在心上。

八、布迷阵瘟生入彀

话说这时候京城内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妓女，名唤三姑娘，她那边走动的人都是些有权有势的贵人，她的声气可以直通到宫禁之中哩。所以一般在京城内谋事候差的人和许多升官发财心热的官吏，都把姑娘那边，看作他们的茶会模样，你跑我走，统都前去仰三姑娘的鼻息，把三姑娘那边的门槛，都几乎踏得稀烂。三姑娘本来生成一副天然绝妙的脸蛋，现在生涯鼎盛，自己的衣食供奉，当然格外优厚起来，锦上添花，益发艳名四播了。三姑娘那边既然都是些达官贵人，论理，三姑娘或许要应接不暇的，但是三姑娘却不慌不忙，左右指挥，把一般达贵人们，都在她手掌的中间盘旋着，好似唱木人戏的牵动傀儡似的，她的魔力，实在是大无可比的了。

且说这时候有一个宰相的公子，名唤盖史，乃是个纨绔子弟。肚子里固然是一窍都没曾开通，但是很喜欢征逐声色，凡是吃喝嫖逛的地方，都有他的踪迹。现在京城内有了这样盛名的三姑娘，盖史那有不知道的道理？他靠着自己的钱多，想用金钱的势力，去调换三姑娘的色笑，并且他是项庄舞剑，别有用心，还想和三姑娘发生肌肤上的关系，所以他天天跑到三姑娘那边去厮混。三姑娘原是久历风尘的人，眼光何等尖刻，一见盖史，早便料定是未经世故的公子哥儿，又知道他很有些钱，便把他笼络过来，居为奇货。更放出全副狡猾手段，故意用些甜言蜜语去勾引盖史的心，又时时和盖史言长道短，似乎非常亲热。亏她另有一种本领，一颦一笑，能把盖史的魂魄都飞得掉。盖史以为三姑娘对他很有感情的了，便老着脸皮想和三姑娘实行肌肤的关系。三姑娘也猜到盖史的心理，看盖史有了这种意思，忽然的故意冷淡起来。盖史见他一副凛不可犯的神气，只得退避三舍。三姑娘看盖史想要避去，便立刻故意和颜悦色的

掉过脸来。盖史想避不忍避，想亲近又不敢亲近，弄得七颠八倒，摸不着头脑，却依旧的厮混着。不到几个月功夫，好几万银子，都给三姑娘骗到手去。盖史床头金尽，仍是混在三姑娘那边，一步都舍不得离开。三姑娘知道盖史的实力已经完了，便白眼相待。盖史到了这时，纔知道三姑娘的目的是要他几个钱，等到银子用完，反眼便不相识，虽已知道上了大当，却已悔之恨晚了。

盖史上上了三姑娘的当，心头有些气忿不过，又不敢和他的父亲去直说，但是他却终想设一个计策，去出这口闷气。忽然想起他自己有个母舅名唤富庸，官居提督九门步军统领，乃是皇后富察氏的叔父，正可请他去作主。原来京城内的官职，大的有戴红顶子的宰相尚书，小的有戴不上顶子的典史巡检，大大小小，何止千万？但是论到实权，要算提督九门步军统领首屈一指。因为那步军统领便汉朝时候的执金吾，在京城里面，兼有警察审判的威权，向来的习惯，到了晚晌，他亲自出来到九门去巡视一遍，倘然犯了他的卤簿，不论是大小文武官吏，或许是土农工商，他不管三七廿一，立刻传命侍从的人，把犯卤簿的人按到当街，赏赐三十大板。所以居住北京的人，听到步军统领，都有些怕他的。这种官制，直到前清末年纔罢，到了现在民国时代，把步军统领的威权，固然大削特削，但是这个官职依然存在。这是闲文，不必细表。且说盖史请富庸去给他作主，把三姑娘的事情，完全吐出，富庸听着，非常发怒，便安慰了盖史，打算惩戒三姑娘的方法。

九、施暴力豪仆出丑

话说盖史上上了三姑娘的大当，心不甘服，哭诉到他的母舅富庸那边。富庸听着，也很替盖史不平，心想自己是提督九门步军统领，妓女们正在他自己的权力范围以内，不难派一名干仆到三姑娘处索还原金。他计策安排妥定，便唤一名干仆带领十二名家丁前去行事，吩咐到了三姑娘那边，定要把原金索还，否则可割了三姑娘的头发儿。那干仆名唤朱虎，奉了他主人富庸的一番命令以后，便带领十二名家丁，急急忙忙的直奔三姑娘那边而来，三脚并作两步，好似猢猻头上飞了金似的，哪消半个时辰，早已到了。便有窑子里的伙计去报知三姑娘，说是步军统领正堂大人，不知怎的，忽然派了许多人马，来此要见三姑娘。三姑娘听着，心中早已明白。原来盖史的身家来历，三姑娘统都知道的，所以盖史想靠他母舅富庸的势力去压制，三姑娘也已料到的。

三姑娘早有整备，便不慌不忙的出来，劈面见着朱虎，知道他是个头目，便问道：『你们喧嚷攘攘到此怎的？』朱虎本来是个小人，靠着主人的权威，狐假虎威的满脸势利模样，听了三姑娘的话，挺了胸脯说道：『老爷们奉了正堂大人的命令，来拿你这浪蹄子的，偏是你浪蹄子不识好歹，见了老爷们也不叩头请安，开口便说「你们，你们」，难道老爷们可以给你唤做「你们」的

吗？』朱虎说着，还装腔作势的大骂，浪蹄子、混蛋、王八旦的说了一大篇。三姑娘见他模样，且不计较，笑嘻嘻的说道：『我们以为你们给公子请安哩，盖公子现在虽然久不到这里来，但是我既和盖公子盘旋过几天，当然有些香火恩情，所以我见了你们，很客气的对待，不料你们狂妄到这般地步，怎像大户人家的气派？或许是这里沿街叫化的一般乞丐冒充的罢？你们倘敢再没规矩，我这里奴仆很多，绳索也有，便当把你们一一捆住，送到县衙门，先办你们一个无端敲诈的罪哩？』朱虎听了大怒，抢步上前，欺着三姑娘是个女子，便想武力对待。不意三姑娘是文武全材，岂是好惹的。见朱虎来意有些不善，早已把衣袖捋起，露出一双雪白如藕的臂膊，见朱虎抢步上前的时候，叱道：『你是想用武力吗？先尝尝老娘的拳脚。』说着，朱虎已然来到。三姑娘顺手一扬，朱虎立脚不住，倒跌尘埃。十二名家丁见朱虎吃了苦，仗着人多，想上前包围着和三姑娘决斗。三姑娘眼快手快，料想众寡不敌，便把左手的食指，放在口中『呜、呜』的吹了一声。旁屋内忽然走出十几个雄纠纠气昂昂的关西大汉来，伸开芭蕉扇似的大手，好象要攫人模样。十二名家丁本来个个是饭桶，到了这时，早已吓得上气不接下气了。

亏他们都有一种能屈能伸的本领，便趁此机会，跪在三姑娘面前，叩头求要三姑娘见他们丑形怪状，便一一叱道：『狗子们听着！回去告诉你家主人，子侄们应当自己好好的管束，怎可以把势力欺压他人？我们行业虽很下贱，也纳捐领照，奉过皇上的允许的。但是盖史在这里用掉的许多银子，我也并不贪爱这种造孽钱，已经捐助南省荒赈了。以后教你家主人不必再来麻烦，更不必胡想报复，倘然还是不识趣，那可不是老娘吹一句牛，便连你家主人的前程都不能保了。』十二名家丁听着，唯唯答允。朱虎跪在地上，乘机也便趴了起来，擦了一擦额角上的冷汗，对三姑娘赔了一个礼。三姑娘也不理会他。朱虎使了一个眼色，领着十二名家丁悄悄的回去。

十、闹妓院忽来圣旨

话说朱虎等被三姑娘一顿教训，鼠窜似的回去，见过富庸，却不说自己叩头讨饶的事情，只说三姑娘无礼，并把三姑娘所说的话，和三姑娘和他决斗的情形，装头装脚的说了一遍。气得那富庸两眼迸火，七窍生烟，立刻传下令来，限京城内的窑子，尽这一天以内驱逐得干干净净，不许逗留一名妓女，倘然有胆敢违抗命令的，便当拿住问罪。这个命令下了以后，京城内开窑子的许多乌龟，吓得如丧家之犬，个个变做落汤乌龟，一般妓女们也纷纷的像鸟兽散了。独有这个三姑娘却行所无事，一些也不慌忙，依旧非常安适的住着。早有统领衙门的探子，报于富庸知道。富庸心想：『从古以来，只有强项的官吏，却没曾听过有强项的妓女。三姑娘是什么东西，敢违抗命令！

今天拿住，正好用一顿大板，把她送终，纔可替外甥盖史出气，并可给朱虎等遮脸。』

这时已是半夜三更时分，富庸领了人马，到了那边。朱虎又忘掉了刚纔的事情，依然耀武扬威的上前，并不叫门，一脚把大门踢倒。富庸带领许多兵丁直闯进来，吓得窑子里的伙计，以为强盗打劫，等到定睛一看，兵丁们都拿着步军统领字样的灯笼，纔知他们为三姑娘来的，慌忙的迎着道：『三姑娘有客，现在已经安歇了。』富庸也不答话，把手一挥，兵丁们都到院子以内，三姑娘在房内听得院子中人声大喧，只听得有人说正堂大人，心已料定步军统领亲自来了。便起得身来，穿了一件水红色的小衬衣，云鬟蓬松，睡眼惺松的看了一眼，隔窗问道：『为怎的这样汹汹呢？你们留心着，不要惊动贵人才是。只是半夜三更，来此喧攘，也不怕贵人受惊，论罪便当砍你们的脑袋！』说着，又叫旁屋内许多关西大汉出来，禁止兵丁们喧攘，说是：『有凭信在这里，看了自能明白，并且要深悔办事太卤莽的哩。』富庸听了，怎肯罢息，仍旧在院子里大嚷。朱虎正待又想上前踢门，忽然房内传出一张纸来，又听得三姑娘在里边说道：『贵人幸而只受着些虚惊，已经从地道出去了，你们可以快些回去，看那纸上所说的便是，纔知老娘决不哄骗你们的。』富庸接了那张纸，心想姑且去看他一看，借着灯光，只见写得清清楚楚，上面写道：『尔姑去，明白自有旨。钦此。』

下面还盖有一颗朱印，乃是『皇帝之宝』四字。吓得那富庸一身冷汗，认为这张纸决不是假冒的。不料皇帝却在这里逛起窑子来了，难怪三姑娘有了这样的恩客，纔敢这样的倨傲，想了一会，便传命兵丁们在外面远远的看守前后门，自己只得踉跄的回去。

且说三姑娘那边，怎的把皇上请来，在下做书的乘富庸回去的时候，补写一笔。原来乾隆皇帝自从微服冶游以来，也足有好几个月，相好固然攀得不少，但是和三姑娘却最为亲热。

所以三姑娘那边，他便走得最勤。只得他近来独自闲游，每去必是一人，三姑娘心中便起了疑心，留心探问口气，纔知是天颜咫尺。乾隆皇帝知道三姑娘已觉得他是当今天子，便也并不隐讳。但是窑子里的人，除了三姑娘以外，却没人知晓。亏得三姑娘善于摆布，暗中派人在自己房中，凿成一条地道，这条地道可直通宫墙旁边，所以那晚富庸出了这回乱子，乾隆皇帝恐有不妙，便悄悄的从地道中出去。乾隆皇帝自从地道中出去，回到皇宫以后，究竟受了些惊惶，并且已经有人知道他微服冶游，所以后来也不常在窑子中走动。此是后话不提。

十一、避忠谏五台进香

话说富庸一团高兴，带领全部人马，想把三姑娘责打大板，消除胸中闷气，不料碰了一个大大钉子，高兴变成扫兴，回到家中，心想：『明天早起上朝，不妨和乾隆皇帝说破此事。因这张纸无论是真是假，乾隆皇帝为保重名誉起见，这种暧昧事情，必定不肯承认，倘然乾隆皇帝不肯承认，那么，三姑娘那边，还可另打主意去报复的。』富庸主意打定，挨到天明，急忙上朝。跪拜刚纔完毕，还没开口，乾隆皇帝劈面便笑嘻嘻的说道：『你办事到也勤谨，但又何必太认真哩？』富庸听了，知道话中有因，忙的叩头伏谢，把他预备着的话，吓得不敢再往下说，只得退出。乾隆皇帝等他临走的时候，把眼睛对着富庸斜了一斜，低声对近旁的宫监说道：『他竟想做中宫的鹰犬哩！』

原来乾隆皇帝把富庸对待三姑娘的事情，认做富察后的意思，因为富庸和富察后的父亲富恒是同胞弟兄，所以富察后便有了这种嫌疑。其实富庸的对待三姑娘，完全是想替他外甥盖史报仇，乾隆皇帝不明真相，谁想到富察后的身上去，实在是很冤枉的。事有凑巧，富庸又把三姑娘处碰见乾隆皇帝的事情，去和富察后说明。富察后听着，心中非常不乐意。富察后的不乐意，原是一片好心，恐怕乾隆皇帝常在外边微服冶游，或许出了乱子，岂不危险？但是一片好心，乾隆皇帝是万万体会不到的，所以富察后竭力的忠谏，乾隆皇帝非但不去听她，并且对富察后哂道：『你竟想在外面结了党援来制服朕吗？但是朕不是慑服于裙底的人哩！』原来乾隆皇帝本已疑着富庸对待三姑娘是富察后的意思，现在富察后又去进谏，乾隆皇帝益发的疑起富察后来，所以也便益发的恨起富察后来，这也可算富察后自讨苦吃。

且说乾隆皇帝自从在三姑娘处受了些小惊惶以后，恐怕外面耳目众多，有些不方便，便不敢再在三姑娘处走动。只是他闲游已久，习惯成自然，怎能再伏处深宫，成天的闷着哩！

他也会摆布主意，心想不必去和富察后时常闹意见，不如去向太后面前设想办法。他便怂恿太后，往五台山去进香。恰巧那太后听得进香，很中她的心理，便满口赞成。偏那富察后不愿同去，乾隆皇帝也不强她，趁她便。宫内安排既定，传旨前往五台山。早有銮舆卫士准备一切仪仗，那消几天功夫，便已备齐，即日起驾而去。那五台山便是顺治皇帝出家的所在，看官们看过在下所做的那本顺治出家的秘记，大概也便明白了。闲文不提。

乾隆皇帝奉太后，到了五台山，便在清凉寺下榻。清凉寺的一般和尚们，少不得忙着接驾。太后见佛烧香，到也非常虔诚。乾隆皇帝原不过借进香的名义，散散他的愁闷，但是既然来到清凉寺，也只得动中思静，便和那清凉寺的方丈慧安等许多和尚，口禅入定，同参妙谛。一连住了十日，一般扈驾臣僚，猜透乾隆皇帝的游幸五台山，乃是借此散闷，现在五台山除了和尚以外，并

没有什么能合乾隆皇帝意思的人。不过乾隆皇帝是爱虚名的人，却假装著名士气派，有此山林之乐，实则是久已觉得无聊之至了。那般臣僚们既都是做大官的人家，都有做大官的本领，所以一猜便着，都到乾隆皇帝面前，说圣躬应该节劳纔是。乾隆皇帝本来觉得五台山乏味得很，听了臣僚的话，趁此机会，便传旨起程回京，仍旧依着原路回去。到了京城，接驾上奏，忙个不了，乾隆皇帝却因路上辛苦，奉了太后，回宫安息。

十二、羨繁华江南汗漫

话说乾隆皇帝奉太后游幸五台山回京以后，在宫内益发无聊得很。有一名小宫监，名唤小安，生得很是狡黠，见乾隆皇帝闷在宫内很不自在，便进言道：『万岁爷既在宫内玩得腻了，怎不往外省去巡察一番，一则可以查看外省的民情风俗；二则可以游玩山水；三则可以拣选几名绝色奇才的女子进宫，岂不是好？』乾隆皇帝听着，正中下怀，便道：『朕久有此意，上回游幸五台山，便是这个意思，怎奈外省也没甚可玩的所在，那便怎处？』小安见自己的话已经打动了乾隆皇帝的心理，便接口道：『万岁爷上次游幸五台山，本来是误会了，因为五台山本没有可玩的。现在万岁爷既想往别处去玩玩，何不找一处热闹的地方去呢？常言道：「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」江南的苏州府和浙江的杭州府两处地方，简直是好到极点了，莫说山明水秀，百货杂集，便是那一般女子们，都是个个生得娇艳非常，并且吴侬软语，开出口来，娇声柔音，实在好听的哩。』

乾隆皇帝听了小安的话，点头称是，便答道：『朕也久慕吴越山川之美很想前去一游，现在听你所说，更使朕游兴大发，不可遏止的了。』乾隆皇帝说着，便去禀明皇太后。那太后本是个无可无不可的人，乾隆皇帝说着，哪有不答允的道理。所以立刻传旨安排仪仗，定期南下江南。

这个消息，早给富察后知道。乾隆皇帝以为富察后或许也像上回不愿同去的，所以不把她放在心上。不料富察后生性古怪，上回五台山虽不愿去，此番江南却执意要去。乾隆皇帝素来和富察后意见不合，常常视为眼中之钉，那愿意教富察后跟了同去？因此便不许她去。富察后见乾隆皇帝不许她去，她益发的偏要同去，说是长途劳顿，要侍候太后用膳的。乾隆皇帝见她用侍候太后的的大帽子来压制也不理会，终是不许她去，这时仪仗都已齐备。原来此番游幸，不是像上回游幸五台山的情形，乃是从水道行的，早有承管衙门，造成两只大龙船，附有许多小龙船，从北京到江南，本有运河可通，因此龙船便从运河南下。在船上的时候，乾隆皇帝独自坐了一只大龙船，太后也坐了一只大龙船。富察后本来是奉旨不许去的，大龙船没有给她预备，她便强附在太后的的大龙船里去。乾隆皇帝见她固执情形，只得听她，但是终不理睬。

且说御船从运河南下，皇帝家出行不比寻常，威风凛凛，好生齐整，千百只龙船，排列得似条长龙似的。为首的船，乃是太后的龙船，接着便是乾隆皇帝的大龙船，后面的许多小龙船，乃是文武百官护驾的臣僚们坐的。每逢早起的时候和天晚的时候，太后的龙船便回据上流，乾隆皇帝坐了龙船去朝见她，虽是在路上终比在宫内辛苦，但是这种规矩终是不废的。

一路行来，晓行夜宿，早离了北京很远。野色山光，另有番乐趣。乾隆皇帝在龙船中间，有时看看山水，有时看看古书，有时和宫监门谈天说地，到也并不寂寞。这时宫监小安，随驾在大龙船中，乾隆皇帝爱他知趣，常和他谈笑取乐。行了多天，已经过了沧州。出得直隶境界，便进了山东省境，乾隆皇帝在船中听得宫监们报着已入山东境，他原是假充名士派的人，忽然想起管仲设女闾三百的事情来，便传旨教扈驾的大臣们研究着。一般大臣们奉旨以后，引经据典的说了一大篇，哪晓得干隆皇帝的实在心里，所以都不称旨。惟有宫监小安，却明白着乾隆皇帝的意思，所以便上前启奏。

十三、进艳姬舟中消魂

话说小安听得乾隆皇帝问起管仲设三百女闾的事情来，早已猜透了乾隆皇帝的心理，便上前启奏了：『现在天下最繁华的地方，当然第一要推到江苏省的扬州府，但是除了扬州以外，就该轮到山东省的济南府了。万岁爷既然想访问管仲所设三百女闾的遗迹，便可以在这里参证了。倘然万岁爷委奴才去做采访使，奴才定当搜罗许多考验品来，供万岁爷去考验。大概比较那寰宇访碑，征题山水，来得兴味浓郁些哩！万岁爷是能够乐此不疲，到也可称得是福海了。』乾隆皇帝听着，心中大乐，便命小安去做采访专使，搜罗女闾三百的遗迹。小安奉了圣旨，便暗中派了他的心腹党羽，兼程前往济南，把济南府有名的妓女，搜罗得毫无遗漏。这时御船离着济南不远，小安虽是预备妥当，却恐怕乾隆皇帝或许要假充道学起来，所以不敢立刻的送上去。

到了明天，船已将到济南，恰巧有些微微的小雨，衬着空间轻烟，风景实在可爱。这时乾隆皇帝谒见太后回来，一个人独自坐在船楼上面，对那山水景致，好象有些意想似的。小安趁此机会，便指着离船不远的人烟稠密地方，奏道：『这便是现在女闾所在的地方哩。』小安话方说罢，官属们来前报着已到了济南。乾隆猛然触动心事，便悄悄的对那小安说道：『今天朕觉得很闲适，这里的风景又很清幽，理当有些点缀纔是。』

并且朕想去采风问俗，倘不是直接求之民间，也不能知道得详细。昨天所说的考验品，似乎这里可算得是此地最宜了？』小安听着，唯唯的便想走了出去，乾隆皇帝又唤他回来，说道：『不要忙，朕先问你：你是得到这种人才，已是好久了吗？』

小安听着，却不先说话，仍是唯唯的含糊应着而去。等了片刻功夫，只听得车声辘辘，从岸上直向御坐的大龙船来。仔细一看，乃是宝马香钿的小油幕车，车里面满载着艳姬娇娃，都是些二八年纪的美貌佳人。有的是捧了箏瑟，有的是抱着琵琶，有的是拿着箫管；肥胖的肥胖，纤瘦的纤瘦，绰约的绰约，轻盈的轻盈，好象一片彩云，给风吹掉下来，一朵一朵的落到龙船里来。乾隆皇帝到了这时，看得眼都乱了，真像到得山阴道上，应接不暇的了。

且说那般妓女们来到船中，小安便领着她们到乾隆皇帝面前叩过了头，逐个报了名字，都跪伏在地上候旨。乾隆皇帝遂传旨她们席地而坐，便轮流的奏起技来。于是吹的吹，唱的唱。

吹唱了片刻，又排成了队，跳起舞来。他们原都是轻裙长袖，所以舞起来好象许多名花奇葩凑在处，衬着灯烛的光彩，益发的五花八门，耀得眼睛都不可逼视了。热闹了半天，时候已经是夜深了，乾隆皇帝便有我醉欲眠的意思，便传旨命小安过来，拿出许多金帛，凡是歌舞的人，都有赏赐。又对了小安说道：『朕想留几名在这里侍夜，到明天条发她们回去，不知道能不能呢？』小安听着，悄悄的奏道：『她们是夜度娘，哪有不能之理？』能得叨承雨露，那他们真是幸等三生哩。只要万岁爷指挥着她们，看她们谁多福泽就是。』乾隆皇帝听了大喜，美中求美，精中拣精，先了丰容盛鬋态度不凡的六名绝色妓女，其余许多妓女们，统都送上岸去。这六名妓女，便轮流的侍夜。

那六名妓女中间，有一个名唤赛红拂，更受恩宠。这一夜到天明，龙船中间真是无乐不为，无欢不有，风流天子的温柔艳福，真可以使得急色儿垂涎欲滴的了。

十四、尽愚忠深夜草疏

话说从古以来，皇帝嫖妓女的事情，历史上也是常常见过，不过在大庭广众，出行半路上还想倚翠偎红，未免太无顾忌了，但是乾隆皇帝畏避的人，只有太后一人，宫监们原都知道，其实他们心中最注重的乃是富察后。因为富察后自人几番忠谏以后，知道乾隆皇帝很多不可告人的隐密事情，所以 she 为忠诚起见，便想随时去纠正他。

那天晚晌，乾隆皇帝正在龙船中魂消真个的时候，这个消息早已传到富察后的耳目中间。富察后起初还不很相信，等到亲身到御坐的大龙船旁探听消息，只听得龙船里边吹弹歌舞，好一热闹，她纔唉叹了几声，心想果然有此荒淫的事情。独自回到自己的船中，头着枕上，再也睡不安稳，便不管半夜三更，挣下床来，想做一篇剴切悲痕的谏章，使得乾隆皇帝看了觉悟。

他反复筹思的想了半天，总觉得情难自己，便决然的提起笔来。

正想振笔疾书，肚子中间也正在打算落笔的辞句，只听得远远的御船中间

歌舞的声音还没有散歇，她便觉得心乱如麻，无从下笔。

原来富察后文才本来是很好，只因胸筋中深受刺激，所以思想转钝，又因耳朵里接触声音，无非是些淫哇艳曲，她听了更是痛心疾首，当然文思也便更形阻滞了。等了片刻，纔听得御船旁边人散马鸣，众声并起，这便是乾隆皇帝留了六名妓女，把其余的妓女送上岸去的时候。富察后以为统都送上岸去了，所以听了这种声音，自言自语的说道：『妖雾散了，或许可以纔得见着天日哩。』这时候她写的那篇谏章已经成就，便想到了天明再进去启奏。照向来宫中的规例，凡是后妃奏事，随时可令宫监传报，可以不必等到升座叫起纔去启奏的。况且现在是出行在半路，更没有御殿升座的必要，所以只要过船去通报便是了。但是这时已经深夜，势必等到天明纔可过船去，不过富察后这时深慢窃叹，想来想去，脑筋中觉得起伏像潮水似的；忽然又想起当初在北京的时候，乾隆皇帝微服游幸三姑娘的事情来，更觉得心不能安，以为乾隆皇帝拒谏饰非，弄到底势必把国家亡掉了纔歇。现在又在半路上荒淫起来，倘然不去忠言进谏，那么，覆巢之下，焉有完卵呢？宁为玉碎，不作瓦全，皇上倘能鉴怜一片至诚，从此改过，那最好了，否则也不过牺牲这个微躯罢了。况且平日感情本已不好，活在此世，原没趣味可言，恋着他又何必呢？富察后独自想到这里，惨然掉下泪来，却想不到那位风流天子的乾隆皇帝，此时正在和妖姬姮女参欢喜之禅呢。

依据前清宫中的习惯，皇帝倘有所幸，便在那被幸妃子的宫墙上面挂着一盏绛纱灯笼，现在虽是在水面上，宫监们却仍照旧例在御船上面挂起红灯来。恰巧这时富察后正把那脑袋探出船窗的外面，远望着御船。那烁烁的灯光，正和富察后的眼线碰成对面，冤家路狭，分外眼红。富察后见了那荒淫的标帜，心坎中益发的伤心起来，不禁失声道：『唉！荒淫到这般地步吗？』他想到这里，实在是忍封锁可忍，便奋然的站了起来，唤过一名近侍的宫监来，对了宫监说明此事。那名宫监名唤孙义，到是个忠心义气的人，平日在富察后身旁，很是忠诚，富察后也把他当心腹看待，所以富察后此番受了刺激，先和他说知。在富察后的意思，原想教孙义按照在宫内时候的规例，过船去传报，立刻要去见着乾隆皇帝，当面去数说乾隆皇帝的荒淫过失。

十五、感激刺孤注一掷

话说富察后听得乾隆皇帝在大龙船中间，和妓女作乐取笑，便草了一道谏章。正想过船去当面奏见，恰巧又碰见大龙船上面挂着一盏绛纱灯笼。她本已闷着满肚子的心事，见到那盏笼灯，更是火上添油，所以叫了宫监孙义过来，想立刻过去，当面数说乾隆皇帝的荒淫过失。那孙义见富察后动了真怒，已是到了怒不可遏的地步，觉得终不可作事卤莽，因为用事太形卤莽，对于富察

后本身，很是有害无利的，所以他为爱护富察后起见，便想用些婉言劝止。那时富察后早已拂袖而行，正待踱出舱来。孙义见事迫急，便牵了富察后的衣服，劝道：『现在已是四更天的时分了，皇上谅必已经安歇，即使皇上虽待未安歇，仍肯传唤娘娘进见，也何必这样冒着风露的迫不及待呢？照奴才的意思，不如等到天明再去；况且娘娘近来吃也吃得很少，睡又睡不安稳，究竟为了怎的纔自苦到这样的田地？』

现在娘娘倘然有调遣的地方，奴才可以代娘娘去的，娘娘可以自己保重些。』富察后听着觉得话很有理，心中盘算主意，两脚便站住不走了，手里拿着一章谏疏，呆呆的站着，真像一只木鸡。

孙义见富察后这般情景，知道我的话已打动了她的心事，便趁此机会，悄悄的说道：『奴才听得小安昨天告诉的话，说是皇上已经面奏太后，教太后传旨娘娘，可总侍奉太后，不可常常的闯入御船，并且援引当初圣祖皇帝南巡的成例，所以说得很是有理。现太后也已允许皇上了，这样说来，现在娘娘倘然闯入御船，恐怕有意外的事情发生，非但独是夜深犯怒的罪哩！』富察后心中虽很知道乾隆皇帝和她很不和好，但也想不到竟去奏了太后，不许她闯进御船，所以不觉得慌的说道：『有这样的事情吗？我现在先来问你：那御船中间，笙歌如沸，笑声如雷，究竟是谁献的乐曲呢？现在既是酒阑人散，红灯却高挂在船尾上面，究竟所幸的人又是谁呢？你知道吗？』孙义答道：『奴才知道这件事情的。这都是小安所引进，那般女子们，还有怎的，无非是些窑姐儿罢了。现在皇上留着几名，正在为雨兴云，荐阳台之枕席，作高唐之香梦哩！但是奴才却有话说。请娘娘原谅着奴才。因为从古以来的帝皇君侯，哪一个没有风流艳迹？娘娘尽可放宽肚皮，又何必这样耿耿于怀呢？』

富察后听了孙义的话，摇了一摇脑袋，说道：『不是的，我岂是为了吃醋纔去进谏的吗？你们不知道这里的深意，遂想叫我不必气量太狭，这不是知我的话，你也枉为我的心腹了。』

我想皇上幼承大统，本来很英哲贤明的名誉，天下的百姓们，都希望天下从此太平了。不料皇上满盈招损，忽然的耽情声色起来，好象唐明皇从开元时代到了天宝时代，并且非但像唐明皇的天宝时代，实际上简直像明朝正德皇帝的豹房了。咱们满家百年的基业，势必要倾覆的哩！我既是正宫娘娘，当然是休戚相关的，怎能坐视不言？所以我现在抱着主意，前去竭力忠谏。倘然皇上能听我的话，这是朝廷之福，国家之幸；倘然不听我话，你可把我的衬里衣服和我所着的文字，送到我的娘家，我所有的一切金珠衣服，统都赏给你，便是你也不必再恋着这里，尽可自往而谋生罢。至于我的前途安危，你现在也不必再思量。总而言之，我是拼此残生了！』富察后说着，便把桌子上的文稿和

御榻上的衣服交给孙义，又嘱咐：『你谨记我的话，千万勿忘记！』孙义听着，只得涕泣受命。

十六、进忠言贤后受侮

话说富察后把文稿衣服交给了孙义，又叮嘱孙义不要忘掉了她的话，孙义只得涕泣受命，也觉得实在是凄惨得很，便用了许多话去安慰她。怎奈富察后主意早已打定，凭孙义千言万语，终是置之不理。等了好久时候，东方已是发白，天光大亮。

富察后心中有事，哪还等得及什么，便跑过船去，不待宫监传报，直闯到乾隆皇帝的寝室里来，因为她受了一夜刺激，用脑过度，精神有些恍惚，所以一时也想不到直闯进去是否有些不妥的。

这时候，乾隆皇帝正和赛红拂、赛西施两个妓女睡在御床，正在香梦甜甜的时候。乾隆辛苦了一宵，天明纔睡着，哪还听得有人进来，所以一些也不觉得。惟有赛红拂却分外灵敏，听得寝室中有脚步声响，忙地把朦朦胧胧的眼睛，睁开来一看，只见那妇女衣服华贵，心想这定是宫中有地位的人，便想悄悄的穿了衣服，一走了事，免得那宫内有什么事情波及了自己。

不料身体刚一转侧，早把乾隆惊醒过来。乾隆皇帝猛然醒来，把眼睛四下里一看，忽然见着妇人手拿着谏章站在那边。那妇人是谁？不待说是富察后了。乾隆皇帝见着富察后，心中非常骇异，因为他正和妓女们睡在床上，给富察后闯了明白，觉得很不好意思，所以便老羞成怒起来，叱道：『你来到这里，是想干怎的？』富察后见乾隆皇帝问她，便跪在地上道：『奴有要事面奏，谢皇上鉴察。』乾隆皇帝本来知道她必有不堪入耳的话来说的，便不教宫监先来传报，竟敢直闯进来！』富察后听着，答道：『奴是正宫的皇后，位跻众体，圣驾的起居，当然奴可以亲近侍奉的，现在又是半路上，奴更当维持调护，怎敢自弛其职？不过奴现在听得皇上有不很正当的行为，想来进些忠谏，所以也不避冒渎之罪，迫切到此，但皇上又何致疑忌着奴，说奴是图谋不轨呢？况且皇上应当深思深量，这般烟花贱质，不可狎近，倘然惊动了皇上，那是谁负责任？』乾隆皇帝听她又来了一大篇话文，益发的怒道：『你还敢巧辩，你知道你的罪是很大的吗？』说着，便教宫监小安过来，拖了富察后出去。富察后跪在地上，哪里肯去，仍旧唠叨的说道：『奴备位皇后已有好多年了，皇上虽不愿听奴的忠谏，又何必竟要拖奴出去，独不想想香火之情吗？何不先看看奴的谏章，究竟是好意还是歹意哩！』乾隆皇帝听着，便起得身来，坐在床沿，挥手令赛红拂、赛西施自去，凶狠狠的把眼睛注视富察后，也不说话。富察后又继续的说道：『皇上明鉴，奴实在没有别的用意，怎么这样疑忌起来，教奴背此恶名的，怎能再掌六宫？』

奴愿辞正位，以待有德。但这张谏章，乃是奴血诚构成的，皇上倘不赐览，奴终不敢退的。』

乾隆皇帝到了这时，没有法子，只得把富察后的谏章取过来看，看那谏章上面所写的，繁征博引，切直激昂，大概是把迷楼豹房等许多典故引来譬喻，当把这种事情作为前车。乾隆皇帝看未半篇，早已着恼，勃然的脸起青色，跳起身来，照准富察后的脸上，拍拍的连打了几下巴掌。一边打着，一边又叱道：『朕是隋炀帝、正德帝吗？你是个国母，说话竟没伦次，这还可以赦你的罪吗？』说着，把手里的谏疏掷在地上，传旨命宫监拖了出去。富察后大呼三声列祖列宗，仍是不肯出去。

乾隆皇帝指说道：『这是有痰疾的疯子，怎可以母仪天子？』

说着又传旨命宫监们幽住她在后舱。

十七、言逆耳怒贬贤后

话说乾隆皇帝看了富察后的谏章，一时火起，连批了富察后几记巴掌，又传旨命宫监们拖出去，幽住在后舱。宫监们正想动起手来，富察后哪里肯依，仍旧挺着不肯出去。乾隆皇帝见她倔强，更披了衣服，站起来往外便走，想去朝见太后。富察后知道乾隆皇帝此番往见太后，对于自己定没利益的，所以便上前去拦阻。富察后原是跪在地上的，便把双手去抱住乾隆皇帝的两只脚，嘴里仍说道：『请皇上暂息雷霆之怒，把奴的谏章看完了再去。』乾隆皇帝听到她说『谏章』两字，提起谏章的事，益发的大怒起来，这时两脚已给富察后抱住，趁势使了全身气力，猛然的踢去。富察后没有防到，又经着那乾隆皇帝本是个雄彪多力的壮汉，怎能抵挡得住，便仰面朝天，跌得耳青面肿。女人家量狭，早已呜呜咽咽的哭了起来。乾隆皇帝理也不理，直出舱外，进得太后的后龙船来。见了太后，前前后后的把富察后惊扰事情说了一遍，但是他自己狎妓的情形却一些不言。太后听了乾隆皇帝一面之辞，也想起从前宫中的事情来，也不问是何情由，以为富察后的性情未免太形固执，所以对于此番的吵闹，非但不怪乾隆皇帝的狂暴，到很责备富察后的倔强，安慰着乾隆皇帝道：『你不要愁，我给你们解了这般的纠葛罢。』

说着，命宫监去召唤富察后过船来见。果然不到片刻功夫，富察后来了，哭得像泪人儿一般模样，连拜跪的仪节都忘掉了。

太后见着，心中非常不乐意，劝谕道：『你也何苦哩？我现在纔知道你的性情不能再改了，倘然你依旧在皇上前唠唠叨叨，那是感情愈加要坏的。我现在给你打算主意，你不如暂住在这里济南府罢。这里的行宫，原是座古庙，你果能清修，现在先留在这里，等这次南巡反京路经这里的时候，你倘然已把本性改了，便可以跟同返京，回到宫中，还能为天下尼姑的领袖，岂不是好？』

富察后听了太后的一篇话，知道太后是有偏袒乾隆皇帝的，怎敢争执，只得默默无语。隔了好久时候，纔说道：『奴也明知徒争口舌是没有利益的，现在太后命奴在这里清修，也是一桩美事，因为奴实在是没有颜面回进宫去的了。』太后听着，便传旨命宫监送她到济南府的智福庵去。这时乾隆皇帝早已溜了出去，富察后还想和他辩论批颊足踢的事情，怎生能够？太后又是迫不及待，几番催富察后出去，富察后只得含着满眶的眼泪，呜咽的走了。

原来乾隆皇帝在太后船中溜了出来，仍是回到自己的船中，心想太后既命富察后入庵清修，眼中钉或许已经拔掉，立刻传命小安去收回皇后的玺绶，把皇后身旁应当有的许多侍卫，也传旨撤掉。富察后孑然一身，眼看这凄凉景象，益发的伤心起来。但奉了太后的旨意，只得忍得满肚子的闷气。惟有他近侍的宫监孙义，却是忠义得很，恐怕富察后到了庵中没人侍候，所以跟了同去。

且说那所智福庵，座落在大明湖的边上，风景非常佳胜，但是房屋不多，地方也很荒辟。富察后和孙义两人到了那边，无非是引起药炉茶灶，经卷钟馨，作为他们的伴侣，比较从前宫中气象，真是天渊之别。住了几天，富察后忽然接到她父亲富恒写来的一封信，信里面都是些责备富察后率性妄行不守妇道的话。她把这些信看了一遍，不觉掉下泪来，叹道：『骨肉之亲尚且不能原谅我，我的前途，恐怕是没望的了。』原来乾隆皇帝把富察后逼入智福庵后，把他父亲富恒和他叔父富庸的官职，统都革掉，满门富贵，顿时衰败。富恒以为他女儿必定忤了圣旨，纔有这种失意，所以写了这信去责备富察后的。

十八、遭险难祸生不测

话说富察后和孙义两人，刚进了智福庵的时候，住持的尼姑名唤梅新，以为是贵人降临，特造了几间精室去安置他们。

那山东省的一般文武大小官员，也都争先恐后的趋奉，供给得着实丰盛。富察后有了这种境遇，成天的和孙义参禅习静，到也很是舒服。更有那许多官眷绅妇，都抱着交接皇后便可富贵的心理，时常来拜谒的拜谒，送呈东西的便送呈东西，富察后这时虽比不上在宫内时候的尊严，却是依然清贵未减。

光阴迅速，岁月有更，乾隆皇帝巡苏杭倦游回来，仍遵旧途北上。路经济南，也不探问富察后的消息，太后也是置之不问不闻。直到回进京城，隔了好久时候，忽然听信玉妃的话，出了一道诏书，布告天下，把富察后废掉。

原来玉妃本是乾隆皇帝宠幸的人，曾和富察后生了很大的意见，乃是势不两立的仇敌，此番乾隆皇帝奉了太后回京，她知道富察后已经贬入尼庵，心中当然非常快乐。但是她抱定一不做二不休的主意，便趁此机会，落井下石，怂恿乾隆皇帝下诏废掉。乾隆皇帝耳朵本极软的，又因深恨富察后的性情不好，所以玉妃进了废后的计划，乾隆皇帝立刻的下诏实行。

论理富察后寂处尼庵，原和已废一样，但是有了这道废后诏书，却苦了富察后了。因济南地方的官绅，起初认定富察后是当今的皇后，贵人降临，非常趋奉；现在接得诏书，一半的人以为宫中既有废后的事发生，当然宫内另有一个皇后，可见济南的皇后必是假冒的了。有一半的人却虽明白济南的皇后必非假冒的，但她既是奉诏革废的人，当然没有权力可言。炎凉世态，人情之恒。他们有了这两种思想，便不再去趋奉富察后，那智福庵的住持梅析，也是把青眼换作白眼。富察后到了这般田地，境况便觉得窘困了。她却很有主意，心想坐吃山空，决不是永久之计，便命孙义出门，到四处去求化。怎奈这时年岁很是荒歉，米谷贵的了不得，那里还能求化得到。富察后没有办法想，幸而还有些金珠首饰，便命孙义去质当度日。帝皇家的珍贵东西岂是寻常可比？孙义奉命把几件到当铺里去估看，当铺里的伙计人等，没有一个不是眼红的。

大凡市井无赖，第一的拿手本领便是会造谣言。现在富察后命孙义去质当稀世珍宝，他们便引做新鲜的大题目，以一传十，加油加酱的格外加了许多资料。这种风声，一转到住持尼姑梅新的耳朵里来。梅新听着，心中顿时生了恶念。那梅新本是济南府的流娼出身，因为犯了放火嫌疑，纔剃了头发，做尼姑为生。亏她善于交际，和济南府的一般贪官污吏劣绅土棍，都有皮肤的上关系，所以不到几年，便主持了这座智福庵。智福庵乃济南府有名富于积蓄的尼庵，她做了主持，吃的穿的，哪一件不是考究到十分？只因人心没有知足的，她听得富察后有许多珍贵首饰，早起了攘为己有的意思。她认识九流三教的人本是很多，一道命令，济南府的流氓土棍，便乘夜来到智福庵里，劫掠起来。富察后和孙义都是久居深宫的人，遭了这事，慌得手足无措，那般盗匪们便将富察后所有的一切珍贵首饰，席卷得干干净净，东西到手，呼啸而去。富察后等盗匪去后，眼看一身之外，已无长物，叹道：『太后命我住在这里，好久也不来探问，这是明明把我当作尼姑看了，我起初妄想尘缘可复，所以头发至今未剃，现在看来，前途非常危险，不如落发为尼，到也可以了此残生哩。』他主意打定，果然把头发剃掉，深居入定，外人很难见到她的面。孙义也是光了脑袋，居然像个苦行头陀了。

十九、悲身世贤后落发

话说富察后削发为尼，因为看出智福庵的主持梅新不是好人，所以她和孙义两人，另行寻得一座尼庵，作为安身之所。

那尼庵名法缘庵，也在大明湖畔。安心静处，足足住了好几年。

乾隆皇帝也是南巡过好几回了，但是乾隆皇帝每次南巡，虽经过济南府，终没有一些故剑的情义，去探望富察后。这种忍心害理的情形，也可算得乾隆皇帝失德的一端。

且说这日有个妓女名唤赛红拂，便是当初在大龙船中侍寝时候，见了富察后进来便回避的人。她亲眼看见富察后抱疏入内和批颊足蹴的情形，所以她出得船来，觉得身世浮沉，人情变幻，实在是离奇莫测得很！受了这样感触，恍惚若有所悟，便斩断情根，也把头发落了，披剃在水月庵，法名了空。那水月庵和法缘庵，相差不到二十里远，有时逢到庙会，他们时相过从，到成了手帕之交。了空本来是认识富察后的，只因不敢贸然自述来历，所以富察后却不知道了空是怎样的人。但是他们渐渐地莫逆起来，成天谈经说理，到也很有些心得发挥。富察后本很聪明，所以禅机早悟；了空也是伶俐的人，欣逢知己，更是进益非浅。

恰巧这里离大明湖五十多里的地方，有座栖鹤山，那山庵便名栖鹤庵。栖鹤庵的住持老尼名唤普因，道行高妙，是很有名的高尼。她们两人便商量妥当，同去拜她为师。富察后本没有法名的，普因便给她取了个法名，唤作了缘。从此以后，她们两人在栖鹤庵内随普因度日，足足又住了好几年。

了空久静思动，想把法力扩充出去，使得佛理愈加庄严灿烂。便希望募资建造一座很大的寺观。还要加造一座十三级的浮屠。这种消息传了出去，济南府的尼姑，都以为她赤手空拳，要创造这偌大工程，岂非是空言欺人！所以大家听到了空有这种计划，非但没有人来帮助设计，并且人人都引为笑谈。其实这般尼姑的非笑了空，无非是犯了同行必嫉的毛病罢了。一般人的心理，大概总是怕人发财自怕穷的，所以他们不来帮助，到也不必论，而且暗中还去竭力破坏，因此了空所募的钱很是有限。了空有志难行，觉得无计可施，便和了缘商量，请了缘出去募化。了缘道：『这种功德，我也很愿意赞助的，但是我决不出面发起的。因为吾落发为尼，能够得安终世，了此残生，已为大幸。怎肯再把面目出去央求他人？况且我若贸然出头露面的出走奔走求化，他人听了，势必又要妄造黑白，万一给朝廷知道，那真是自求其死了！我要自寻死路，也不必等到今天，现在想尽此天年，原是我的本分。倘显了面目，性命就不能保，所以我不能代你去奔走求化，并不是贪懒的缘故，实在有一片苦衷的哩！』了空听着，知道她实有隐情，也不相强，但是心里终觉得了缘为人，未免太没能耐。了空到了这时，在济南府的地界上，已是分文难募了。

忽然想起当初和乾隆皇帝的一番关系，便亲自从济南动身北上，来到北京。了空的进京，目的原是想见驾求化的。她原是名妓出身，大凡名妓都有一副特别的交际手段，所以她到了北京以后，活动得很，一般王公贵人，都有来往，募集的钱已经不少。她却仍不满意，耗去了些银子，贿通宫监，教宫监传报到乾隆皇帝那边。乾隆皇帝想起旧情，便微服来到了空所寓的地方，亲身与了空谈禅说理，到也非常亲热，名义上却说是方外之交，实际上当然还是肌肤的

关系哩。一般王公贵人听得了空是皇上的方外之交，益发争先恐后的来捐助巨款。乾隆皇帝也传旨捐施内帑好几万银子，了空于是目的达到，此行真是不虚了。

二十、建庵观千里募资

话说了空来到北京，乾隆皇帝认为她为方外之交，成天的在一处谈禅说理。了空想趁此机会，给了缘说些好话，使得乾隆皇帝重寻故剑的意思，并且觉得乾隆皇帝说起当初皇后的事情，对于了缘，依然怒气未解。了空观此情形，实在没有开口的机会。并且想起在济南临行到北京的时候，了缘曾叮嘱不必在乾隆皇帝面前妄想破镜重圆的，所以了空也便不再进言。

原来了空来到北京，乃是募建庵观，在济南临行和了缘分别时候，曾和了缘说道：『妹子此番进京，虽是想募集巨款，建造庵观；但另一目的，便是想乘机给姊姊进言，使得重返正宫，复正后位，这乃是妹子的区区热诚哩。』了缘听着，阻止道：『你到北京，去办你的事罢，不必给我设法。你一片好心，我很感激的。只是你要给我设法，决不是爱我，实在是害我了。』

了空答道：『姊姊终是这样胆小，妹子到了北京，自有主意。』

了缘见了空执意要给她设法，便哭道：『你执意要去，那是要我的命了！我当初便想自寻短见，但我转念一想，何必把父母遗体这么的糟塌，所以我近来不从死的路上去想主意，很想保全这颗脑袋，了此余生了。』了空听着，凄然道：『姊姊说的话怎么这样的悲痛呢？但是皇上又何致到这样的地步哩？』

了空说到这里，心里想起了缘阻止她去进言，或许是疑她没有权力，恐怕进言以后，非但没有效力，甚且因此得祸，所以她便把当初船中侍寝的事情和盘托出。了缘听着，说道：『你虽承宠眷，也不过暂时的，所以你不知道他的天性，实在是凉薄的很哩。你须要明白天下的人，性情最忌刻的，第一个便当推到他了。他倘然听得我还没曾死，他一定不肯甘休的。上回我在智福庵落发为尼，也是改了姓名做的。现在京城里面，大都说我已经死了好久了，所以你以后也不必再存这种无谓的希望。』

了空听着了缘这篇话，也就不敢再说了。所以了空进京后见了乾隆皇帝并没有一些故剑之情，便遵守了缘的话，并不提起了缘的事情。

且说了空在京城住了月余，募集的款子实在不少，便满载而归。回到栖鹤庵，见着了缘说道：『妹子此番进京，虽没曾给姊姊转回天心，但募集得巨万的银子，很可以修建几座庵观。』

妹子现在想在南方各省名胜的地方，似泰山、扬州、西湖、普陀等许多地方，各建一座庵观，请姊姊随便云游，可以到处挂锡，似乎比较幽禁在宫中舒

服些罢。』了缘听了，很是喜欢。

了空便拿出许多银子，雇到许多工匠，先在济南大明湖边，造起一座大庵。济南的大庵造成，又到江南浙东等处各建庵观，虽是工程浩大，决非旦夕可竣事的。但天下之事，只要有钱，那桩事都能办到的，所以不到半年光景，许多庵观统都造成。

在造成的那天，大开道场，聚了许多善男信女。了空预先在外面吹了无数的法螺，说：『了缘是天仙化人，生在西方极乐国灵鹫山的石室中间，不知她肉身是从何而来的，曾奉佛旨救世，凡是有夙缘的人，都可以超度的。』这种法螺传布以后，四方的人，都是不远千里而来，香花顶礼，崇敬的了不得。这时了缘高升宝座，低眉说法。她神光圆满，好象宝月悬空；到晚晌又是神灯万点，珠贯星罗，一般进香的人，益发的深信不疑。了空见自己目的已经达到，把济南的大庵取名慧因庵，这是她不忘师傅的意思。便请了缘做了正住持，她自己做了副住持，从此香火到也很是兴旺。

二十一、谈禅机话中有因

话说了缘和了空两人，住持那座慧因庵，香火到也兴旺，日子过得也很安逸。流光驹隙，不觉过了一年，那时乾隆皇帝又作南巡，一路来到济南，照例，御驾所过梵宇，都应该前来接驾。现在慧因庵的声名，既是在山东地方无人不晓，一般地方上的官绅，当然便把慧因庵的来历去奏知，并且还说起住持尼姑是怎样的灵异。乾隆皇帝听着，忙的派了几名宫监去唤那慧因庵的住持尼姑来见。一声旨下，宫监飞也似的而去。那消一个时辰，只见宫监们领着一名尼姑进来。乾隆皇帝抬头一看，心中到吃了一惊，原来那尼姑不是别人，便是那济妓赛红拂。

乾隆皇帝和赛红拂在京中分别的时候，虽已知道她落发为尼，但以为她是云游四方的行脚尼姑，却想不到赛红拂竟在济南府，成了一名有道的高尼。所以惊道：『原来是你吗？你竟在这里吗？你近来身体可好？』了空听着，忙的跪倒尘埃，叩头谢恩唯唯应诺。乾隆皇帝接着问道：『你何所闻而来，乃敢在此作锁骨菩萨。』了空听乾隆皇帝说到禅语，便合掌的说道：『专为西天大自在佛作狮子吼，使下界的善男信女有闻有见。』乾隆皇帝笑道：『狮子是搏兔去了，恋此怎的？』了空又合掌说道：『罪过，罪过！狮子和兔子都是众生，都有三藐三菩提心，搏他则甚。皇上叫他搏，他也不肯搏，况且皇上是不叫他搏的。』

乾隆皇帝笑道：『叫他搏则甚。』了空仍是合掌的说道：『他却安安稳稳地供奉着，兔便是狮，狮便是兔。皇上说他搏也罢，皇上不说他搏也罢。』乾隆皇帝听了，又是哈哈大笑，谈了片刻，了空辞了出来。

原来乾隆皇帝和了空所谈的一篇禅语，在了空的意思，句句都是语含双关，话中都有来因的。乾隆皇帝无心留意，所以不明白这中间蹊跷。

且说了空退出以后，乾隆皇帝便召迎驾的绅士和官僚们来见。那般官绅们都是有牛马走的本领，但奏请皇上登岸游览。

乾隆皇帝也是久慕大明湖的名胜，所以听了他们的怂恿，立刻驾登上岸来。绕过六街三市，早在大明湖边。经过那座慧因庵，那般官绅便道：『这便是慧因庵了，上次大开法场，也便在这里。』乾隆皇帝见慧因庵已在目前，想起了空的事情来，便问道：『那刚纔进见的尼姑，名唤了空，是否便是这里慧因庵的住持？』官绅们听乾隆皇帝问起了空的来历，便答道：『了空乃是慧因庵的副住持，还有一个道行高妙的正住持哩。上回正住持在这里法场说法，奴才们都见到这个人的。这人神采光明，法相庄严，不知他是哪里来的，但是一定是名山的高尼，否则决不能有这样的庄严灿烂。』乾隆皇帝听绅官们说起有个道行高妙的正住持，心中非常快乐，很想见一见面，忙问道：『这人现在哪里呢？何不唤她来见。刚纔了空来见驾，她怎么不提起呢？』说道，急忙传旨教宫监们重唤了空来见。

不到片时，了空又来。乾隆皇帝便问正住持的来历，了空奏道：『不错，这里果有一个道行高妙的神尼，这人法名了缘，现在已往云南鸡足山去了，所以小尼刚纔没曾奏知。』乾隆皇帝恼道：『何所闻而去？你莫非是信口开河吗！』了空道：『他前天和小尼说起，说是和皇上夙缘未合，现在还不是见面的时候，所以行脚天南。去避掉这次的尘根。小尼听她的话，也不知是什么意思，但是昨天看她所住的神室，已是室空人去了，所以不敢奏闻。』乾隆皇帝到了这时，福至心灵，纔想起话中有因，知道正住持必是富察后了，不觉失声道：『夙缘吗？』

』话还没完，也不往下说了。了空知道乾隆皇帝已经觉得，便又辞了出来。

二十二、重遭难冤家路狭

话说了空见乾隆皇帝已经觉得话中有因，退出以后，心想机会到了，仗着她募得的银子，造庵观所余存的还有很多，所以便耗了二千两纹银，孝敬了总管太监。那总管太监见钱眼开，果然听从了空的吩咐，在乾隆皇帝面前给了缘说了许多好话，乾隆皇帝一时天良发现，允等南巡回来，路经济南，把了缘带回北京。这个消息，太监便传给了空知道。了空又和了缘说知，于是大家都额手称庆了。但是了空还不十分放心，便亲自再去朝见皇上。乾隆皇帝这时确是有悔悟的诚意，因说道：『了缘脾气虽不见好，但她飘荡了几年，也未免风尘劳顿了。朕现想南巡回来，把她带回京城，在西山地方，给她建一庵观，使她

清修终身。你可以回去告诉她，现在你先好好的看待她便是。』

了空奉旨，谢恩而退，以为目的是完全达到了，所以很快乐的和了缘安排回京的事情。

隔了几天，乾隆皇帝的车驾离开济南，直往扬州而去。了空也因为庵中有佛事，须往普陀进香，所以也离开了济南。惟有了缘却仍是静居慧因庵内，眼巴巴等车驾回来，同返北京。

不料福还未到，祸已先至，常言道：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天意莫测，实在是离奇得很。总而言之，人交好运，便事事遂心，交了坏运，便事事糟心。那了缘刚有回京的希望，却又受了一个很大的影响，这个影响是怎样呢？等在下做书的细说一说。看官们先请想一想，宫中不是有个玉妃吗，那玉妃是了缘的仇敌。上次玉妃落井下石，怂恿乾隆皇帝下诏废后，看官们大概是记得的，前文不再重提。

且说这次乾隆皇帝面允了空，等南巡返京，把了缘带回北京，安置西山。这个消息，早有人报给玉妃知道。原来玉妃自从怂恿乾隆皇帝下诏废后以后，心中终是不很宽心，派了许多心腹，日夜的探访废后的踪迹，便是乾隆皇帝几番南巡，玉妃虽不跟在身边，但也派着几名心腹宫监，在乾隆皇帝左右探听消息，所以了缘有了回京的希望，她的心腹便立刻报信。玉妃知道了缘的事情，心想仇人不去，对于自己终很危险，万一了缘重正后位，那就自己的身命都要断送到了缘的手中了。她因此又生了一条毒计，她利用太后是糊涂的人，并且当初她很不喜欢皇后，所以玉妃便假借太后的名义，下了一道诏书，说：『了缘妖言惑众，所做的事情都是触犯法律的，应命司法捕来问罪！』玉妃诏书既下，立刻又派了许多兵马，南下捉拿了缘。

但是事有凑巧，那从前了空在北京募款的时候所贿通的那个总管太监，仍在北京。那太监见玉妃已下了诏，忙的派了他的胞弟，从小道日夜不停的赶路。那太监名唤皮儿，他的胞弟名唤小皮，小皮这人很能干，果然赶过玉妃所派的兵马。那玉妃所派的兵马还在半路，小皮早已到得济南府了。小皮心中有事，忙的去寻了空说话，这时了空已往普陀。小皮扑了个空，心中当然非常着急，只得直接对了缘说明。那了缘本是生性固执的人，听了小皮的话并不在意。小皮急道：『娘娘千万要小心！』

这事不比寻常，现在皇上出巡在外，万一给玉妃捉拿进京，娘娘的前途便不堪问闻了！奴才此次不避险难，到此报信，原想请娘娘预先躲避几天，再作区处的。』了缘听得，仍是不肯避去，答道：『我现在既是罪人了，避在那里皆不能免，即使避到他方，也是没有法子的。现在他们要我死，我就是死掉也不要紧的，我本是不打算再活的了。』小皮见她固执，只得叹息而去。

二十三、救贤后名妓仗义

话说小皮见了缘抱定主意，宁可坐以待捕，终不肯预先避去，只得叹息而去。刚要想仍旧依路北上，恰巧了空从普陀回济南，小皮便忙的去告诉了空这种情形。了空听着，便想自己去竭力劝说了缘避匿，怎奈事已燃眉，玉妃派来的许多兵马，便在这天晚晌来到济南。了空虽有救护了缘的意思，但也没有下手的机会。她本是聪明绝顶的人，心想自己倘不走开，势力也给玉妃派来的兵马捉去，与其两败俱伤，不如自己先逃跑，不妨让了缘先去吃些苦，然后自己再设法去救她。了空主意打定，也不和了缘见面，自己拔脚便走，直往扬州而去。那了缘不听小皮的话，住在慧因庵，等兵马来捉拿。果然兵马来到了济南，那有她说，雄纠纠的军爷们，认定了缘是奉旨捉拿的钦犯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把了缘押入囚车，许多兵马，前后左右的围着，直向京城而去。一路上了缘受尽风霜之苦，遭到那般押送官员的种种虐待，真是苦不堪言。走了月余光景，来到京城。

玉妃便又传命把了缘拘禁在特别监狱之内。

且说了空来到扬州，住在平山堂邻近的一座小庵里面。她本想等乾隆皇帝路过扬州的时候，乘便进言，后来掉念一想，觉得事不宜迟，恐怕了缘到了北京，给玉妃的党羽所谋害，所以她便把许多银子捆载进京。亏得她非常干练，上下行贿，把这件案子耽延了好久日子。了空又走通了太监的门路，教太监去对玉妃说知，说是了缘既已出家落发，当然不能再回宫来，不过皇上的允她带回北京，乃因皇上非常恨她，想把她提回北京，幽在别宫的，倘然现在不等皇上回京，先将她杀掉，恐怕不是皇上的本意，皇上到要反起疑忌的心了，所以不如等皇上回京了再说。玉妃听太监说了这一大篇，觉得很有理，便传命把了缘囚在内务府。了缘进了内务府，日夜把《华严经》作为她的功课，端端地坐着，也不吃饭，每天不过喝些清水。

了空知道了缘在内务府非常受苦，但也没有救出她的办法。

这时三姑娘还在北京，开了一家妓院，因为年长色衰，自己做了掌柜的老鸨，平日仗义疏财，在京城地面很有侠名。了空心想不如求救三姑娘，或许可以帮些忙哩。于是便上门求见。

三姑娘原是来者不拒的人，见了了空，听得了空所说的话，便跳了起来道：『平民家人夫妻，尚且不能无缘无故的丢掉，况是金枝玉叶的国母，反可以随随便便的休掉吗？我早年时候，虽是因为盖史的事情，受了皇后叔父的几次欺侮，论起来了缘也是我的仇人，但是我为人是直心任侠的，既是了缘为了忠谏而获罪的，那也可算得是个贤后了。现在她有了这种险难，我倘不能救她一救，我心终不能安；况且我以德报怨，更可以见到我三姑娘的人是究竟怎样

的哩。』了空见三姑娘义气得很，着实佩服之至。

三姑娘允了空没法救助了缘以后，立刻便聚集她手下的一班关西大汉。那班关西大汉，足有七八十人，都是三姑娘平日拳养的，所以一听号令，个个来到。三姑娘自己装束齐整，领着一班关西大汉，一直来到内务府。那内务府来的大小办事官员，没有一个不是久仰三姑娘的盛名的，并且没有一个不知道三姑娘和乾隆皇帝是有肌肤关系的，所以三姑娘率领许多关西大汉来到门口，怎敢拦阻，只得让他们直闯进去。三姑娘遂呼他们进来，见着了缘，也不说什么，一声令下，七八十个关西大汉，七手八脚的把了缘抬入轿子中间，一直抬了出来，回到三姑娘的家中。

二十四、念旧情天良发现

话说三姑娘受了空的嘱托，果然把了缘抢了回来。了缘便在三姑娘处暂住，到也可算是患难中的知己了。隔了多时，乾隆皇帝车驾回京，玉妃便在乾隆皇帝面前，造了许多谣言，把了缘的事情，装头装脚的说了一遍。乾隆皇帝果然便说去向内务府管事小臣要了缘这个人。内务府的官员不敢说了缘是三姑娘抢去的，只是说给强盗抢了去了。乾隆皇帝心中未免有些疑心，因为京城地面，又是在内务府的衙门中间，竟有白日抢人的事情发生，便把内务府的管事大臣训斥了一顿，内务府的管事大臣只得领罪不提。惟有玉妃在宫中听得了缘给人抢去，心中更是着恼，现在利用乾隆皇帝训斥内务府管事大臣的机会，去请求乾隆皇帝，捕治抢人的大盗，乾隆皇帝当然是允承的。

但是这种强盗，教京城内的官员，怎样的去捉？所以耽延好久日子，强盗的影子都没捉到。这时乾隆皇帝却已知道了缘的抢去，乃是三姑娘所做的事情。这种消息，是宫监小安给乾隆皇帝说明的，但是乾隆皇帝想起当初和三姑娘的关系，也很知道三姑娘是有能耐的人，所以明知三姑娘把了缘抢了去，自己却假装痴聋，置之不问。

又过了好多天，乾隆皇帝在宫中闷得有些乏味，便又微服出游，来到三姑娘处闲逛。了空也在那边。了缘却不便和乾隆皇帝见面，所以暂时避在别室。乾隆皇帝见着三姑娘和了空，笑问道：『你们怎么这样的迫不及待，甘心去做强盗，犯这种应砍脑袋的罪呢？』三姑娘道：『我们倘然不去做强盗，那么皇上便要犯杀妻的罪哩！所以宁可我们去做强盗，免得皇上去犯罪。这样的忠义，皇上不来奖赏，反来责怪我们吗？』乾隆皇帝听着，大笑道：『你可算得恃宠而骄中间最利害的人了！』

三姑娘趁势跪倒尘埃，谢道：『皇上爱我们，真是无所不至，可见得天恩浩荡。但是我们既是深受恩宠，独有皇后却忍心把她不沾些雨露吗？皇上倘不把她安置个妥当位置，那一般宵小施起毒计来，皇后的性命终是难保，皇上

也终不免杀妻的罪名，婢子们不能不为皇上担一分忧惧的。现在有千载一时的机会，皇上何不把皇后安置妥当，使得将来永无后虑，那纔是皇上恩所赐的哩！』乾隆皇帝听着，点头称是。三姑娘见乾隆皇帝已有念旧之心，便和了空去携了了缘出来相见。乾隆皇帝天良发现，便挽了了缘的手，安慰了一番。了缘却不说他话，只说：『但愿皇上修德自爱，使奴宽心纔好。』乾隆皇帝听了，到很体恤了缘的苦处，允许了缘即日迎归坤宁宫。了缘谢了道：『皇上恩典真有天般的大，奴当然很是欣幸。但自从皇上把奴放弃以来，奴的心肝，好似浮云野鹤，宫闱的礼节，好久没曾娴习。倘然脱了礼节，或是因此而获罪，虽是奴的自作之孽，但也决不是所以全皇上之恩。所以皇上果能原谅奴的愚衷，只望皇上指定一座观庵，使奴终此余年，奴便已感恩无穷的了。』

乾隆皇帝听着，凄然的答允，立刻便取过笔墨，写了一道敕书，教了缘在扬州天宁寺主持，并且令地方官随时供给粮食，派人保护。了缘有些际遇，便谢恩而退。乾隆皇帝当晚便在三姑娘处歇宿。到了天初放亮的时候，乾隆皇帝便自回宫不提。

三姑娘等乾隆皇帝走了以后，便和了空了缘商量。三人商议妥当，了空便拿了乾隆皇帝的手敕，伴送了缘南下，三姑娘却仍在北京，这时乾隆皇帝又下一道诏书，命江南的督抚随时侍奉，于是天下的人统都知道了缘便是从前已废的皇后，现在住在扬州的，因此一般势利官绅，又是争先恐后的来趋奉了。

二十五、信谗言暗施毒计

话说了缘奉旨在扬州天宁寺主持，因为人家知道她是皇后出身，又是奉旨出家的，所以都来趋奉。了缘嫌着应接太繁，便在山林幽静的地方，另造了一所精舍，也不和人家来往，到也清闲自在。了空从此以来，一年中间，有时住在济南，有时住在扬州，也很潇洒，并且她靠着从前侍寝的关系和三姑娘的势力，交通宫禁，声势很是烜赫，一般御史老爷们吃饱了饭没事可做，便上疏请求捕治。乾隆皇帝见到这种奏疏，当然是置之不问，便把奏疏擦桌子似的擦去了。

但玉妃知道了缘在扬州奉旨出家，都是了空的缘故，心中不觉大恼，便和她的心腹党羽商议报复的方法。内有一名党羽名唤阿帖榻，官居内大臣，乃是乾隆皇帝面前最亲近的一个红员。阿帖榻奉了玉妃的命令，便上前对乾隆皇帝说道：『那个尼姑了空，不僧不俗，挟了左道去惑人，其实左道惑人，其害犹小，但是传播皇上的罪恶，其罪那纔大哩。皇上以为了空能尽忠竭诚的，却不知道她专把废后和宫闱的秘事，逢人便道的乱谈乱说。奴才的意思，皇上何必因为爱了一个妇人，使得恶名远播呢！』乾隆皇帝听着，果然大恼。但是掉过念头一想，想起已经允许她们自由，倘然再去捕治，岂不惹外省督抚的笑话

？乾隆皇帝向来作事，原是貌为尧舜心同桀纣，所以他又想起明做不如暗算，便密令地方官先去探访了空的踪迹，再暗地里派了几名力士，乘机把了空杀掉，想灭掉这种口。了空也是随时小心的人，这种消息，她便探听的明明白白，便去和三姑娘商量计策。三姑娘说道：『我所以不离北京一步，便是为了这个缘故。因为北京的地面，我的权力可以普及，万没有他们下手的地方。倘然出了这个范围，我便不能保了。』于是了空便住在三姑娘处，不敢出头露面，足足住了两年。

了空闷得很是烦恼，几番想南下到扬州，去看一看了缘，都给三姑娘阻住，教她不要冒险。了空便只得留着。又隔了多时，三姑娘的母亲忽然死了，三姑娘想到南海去做道场，聚了一班关西大汉，做了护卫，防备的很是严密。了空趁此机会，想一同南下，三姑娘难以推却，只得允许。直到扬州，见过了缘，三姑娘请了缘同船往南海。了缘恐怕出去招摇，于自己很有不利，所以不愿同去。了空便接着说道：『当初我因为有奸人暗算，所以闷住三年，直到现在纔得南来。但是现在三姑娘有许多护卫，奸党也不敢怎样的，我们现在年已快老，倘再不到普陀进香，再迟几年，恐怕都要朽木了，何不趁此一息尚存的时候，偕谒灵山，同参妙谛，机会不可失的哩。』了缘不得已，只得同去。

三人渡过长江，宿在金山寺里。了缘恰巧有些小病，卧床未起，了空和三姑娘遍看金山寺的道场，现身说法了一回。道场完毕，了空因为受了些香烟的闷味，便搀了一名小尼姑，登妙高台上，观看长江的风景。正在顾盼自乐的时候，忽然有一个巨无霸似的莽男子，直闯前来，眼光直注了空看着。了空也留心细看，知道这人是玉妃身边的一名宫监，曾在御船中见过的，心中吃了一惊，但想走避，哪里还来得及。那男子抽出一把尖刀，对准了空的胸脯刺去，了空吃着一刀，仗着她本身的气力，便反手去掐他臂膊。两人便拼做一团，站脚不住，都跌下台去。那台下便是长江，潮水卷来，都入波心了。小尼姑见这种情形，早已吓得魂飞魄散，忙得奔告三姑娘和许多尼姑知道。三姑娘领着尼姑们登台一看，哪里还有什么影踪，只得叹息罢了。

二十六、惨遭劫骨化灰烬

话说三姑娘见了空给仇人卷入长江，尸体毫无，不觉大加恐慌，只得严加防备，并且想把了缘仍旧送到扬州，免得也遭暗算。但是恐怕了缘病中听得了空出了乱子，势必要受惊恐，所以秘着不说，见着了缘只说了空有了他事，大概隔几天再往扬州。了缘听着，怎能想到不测的事，便独自回扬州而去。三姑娘等了缘回去以后，便往普陀进香，住了半月兴景，不敢久住，便依路北上。路经扬州，了缘出来和三姑娘话别，却仍不见了空。了缘心中不免疑虑，三姑娘仍不直说。两人聚首了几天，三姑娘因为京城中还有许多事情没有料理妥当

，所以便自起程回京。

了缘见三姑娘去了，纔盘问小尼姑道：『了空究竟是怎样了？』小尼姑知道事已无可再秘，只得把了空遭人暗杀的事情说了出来，并且说道：『上回所以不说出真情，乃是三姑娘所嘱咐的现在她既回京，所以纔敢告知。』了缘听着，大惊道：『这定是玉妃派人来暗算的。唉！为了我竟害掉了她的生命，教我怎样的对得起她呢？况且朋友已死，我也义不独生了。』

了缘经此刺激，从此以后，便奄然成病，病势一天重似一天。

到后来，了缘自知病入膏肓，势已危殆，便挣起身子，写信去告诉三姑娘。信里面无非是些诀别的话，还想请三姑娘设法去对乾隆皇帝说知，千万恳求乾隆皇帝原谅她些，把她棺槨仍旧葬在陵园旁边，使得魂魄仍可依傍祖宗帝后。了缘一方面写信给三姑娘，一方面又去对扬州地方官说明，说是自己虽是负罪被废，但是皇上殊恩，终不敢忘，死后仍须先告朝廷，以尽寸心，致于应该怎样的殡葬，都听皇上的圣旨罢了。了缘嘱咐完毕，病势益发沉重，但是扬州地方官却不敢贸然便去奏知。

这时三姑娘在京城内接到了缘的信，便不分昼夜的赶到扬州，恰巧了缘便在上一天死的。三姑娘便督令扬州的地方官用皇后的礼节去棺殓，地方官到了这时，纔去上疏报奏，请旨送梓官北上，这道奏疏送进北京，乾隆皇帝见了，虽然自己生平和皇后感情不好，究竟有些香火之情，到了死别的时候，怎不哀悼，所以便想用皇后的礼节去归葬陵园。怎奈冤家路狭，玉妃这时已补了正宫皇后的职位，听了这个消息，哪里肯容忍，遂在乾隆皇帝的面前说道：『把已经出家的尼姑，当做皇后看待，怎能昭示天下哩！』乾隆皇帝听着，果然改变了初心，下旨道：『彼既居外无发，不得以后礼祭葬，古今岂有无发之国母哉！应照僧尼葬法，火化灭迹！』这旨下后，扬州的地方官，果然把了缘从棺槨中间倒了出来，放起一把无情火，把了缘的尸身烧得肢烂身毁。究竟人体不比稻柴，放起火来一时也难烧干净，烧了半天，留下许多枯骨残肉。扬州的地方官把了缘余骨，草草地埋在寺后的塔下。地主官事情办妥，进表奏知，乾隆皇帝又下了一道密旨，教扬州的地方官把这事秘密着，千万不可说出来，倘然走漏风声，罪必不轻。看官们请想一想专制时代皇帝旨意，谁敢违忤，所以地方官都是缄口不敢言，一般小百姓们更是无从知道，大家都以为必是妖妇冒称宫人，纔用火葬灭迹，地不知道一生吃苦，死了还把尸身火掉的人，便是那位贤德的富察后哩！

三姑娘眼看这种伤尽天良忍心害的事情，本想给富察后出口气，只因前清运气方盛，无从下手，便发愤出得关来，后遂不知所终，大概是流为剑侠一派的人了。乾隆皇帝后来传位太子，不到几年，也便死了，却不知道乾隆皇帝死

了以后，见着富察后，可有什么面目相见？